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呉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四十三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書下

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己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五臣本作嘗謂之知言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潁川嵇康文集録注曰河内山嶔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黄帝為知言　銑曰山嶔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嶔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愜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向曰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録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絶交書曰少知阿都

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本作無故不知之善曰言不知己之情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善曰言足下旁通眾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翰曰旁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向曰間項也遷謂為大司馬也
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
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
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
手薦鸞五臣作鑾刀漫平之羶腥
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釋曰帝
欲以辱汙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濟曰薦
進也鑾刀上鈴也
漫汙也羶亦腥也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
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善曰并謂兼善
天下也介謂自
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
和為貴　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
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
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
性有所不堪真不
可強令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

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翰曰强勸也空語猶虛說也言己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閒有如是人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

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諭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入曰位卑言高罪也　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

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　所謂達　五臣本有人字　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渝變也　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臣作栖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銑曰數君堯舜以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向

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良曰同善注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吾每五臣本無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善曰英雄記曰

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菍膳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五臣作疎嬾筋駑肉緩銑曰疎慢懶惰也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

與禮相背也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善曰楚辭曰任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良曰頹墜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擊纓縻赴奔蹈蹈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善本作逾字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茀厥豐草茀甫物切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盃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毎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爲大將軍言爲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五臣作以吾字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善曰資材量也濟

曰弛緩闕失也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作暗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則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

車尚書勑郁自力受拜郁秉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翰曰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安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寐 不得搖性復多蝨 瑟 把 蒲巴 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且也 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

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敬禮敬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己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雖瞿五臣作懼字久具切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賛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句　翰曰懼然自驚策也化謂改變也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善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銑曰詭詐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詐之道情不顧為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五臣作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　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諠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於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一日二日萬幾　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代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

也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朮黃精藥名也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翰曰同善注禹曰難化矣乃不偏之是全節也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猶嗇甚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

善曰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向曰同善注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偪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濟曰强勸勉也餘同善注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　五臣無者字　也足下見直木　五臣本有必字　不可以為輪曲者　五臣本有必字　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　五臣本作其字　志為樂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

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桷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五臣本有似字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已五臣作自以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邪銑曰

鵷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己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鵷雛言此譏濤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五臣本有必字不能堪其所不樂善曰言己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濟曰頃時以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己所不樂之事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

無子知擠於溝壑矣良曰言我自決已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宄猶枉屈也溝壑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力向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讚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悢悢悲也翰曰歡愛也悢悢悲恨也今但願守陋巷敎養子孫時五臣本作時時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離字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奴鳥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

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有而字言耳善曰嬲撓嬈也音義與嬈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向曰嬲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善曰言己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

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五臣本作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共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偪也言煩事偪則發狂病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緼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緜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當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李陵書曰孫負陵區區之意 銑同善注快喜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

愛也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别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餘同善注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智愚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

辭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載非飾虛辭也荀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五臣有也字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五臣作歷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昧亂無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塗古字通用　濟曰言桓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

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籙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闓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遠貌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晉植魏德

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　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執地方五十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　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侯度死子康嗣位

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馮五臣作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産曰今陳介恃楚衆馮凌敝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五臣本作酬貨賄葛越布於朔方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於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狖 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

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五臣無也字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陵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良曰控弦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威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善曰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

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　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

自茲遂隆九野清泰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通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愼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雀窴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覊之虜也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愼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覊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銑曰巍巍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晧當已具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敕諸將

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善曰張載劒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鳥魚為伍　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太山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泰

山齊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桓桓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政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算無盡思慮絶於衆人也主人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勲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濟曰萬幾萬事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罙五臣本作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毛萇曰罙深也彌字

音彌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
潛容奄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善曰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五臣本作則字姜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雒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請艾降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銑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

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傅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也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一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翰曰晉滅虢次及於虞秦并韓而魏從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

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向五臣本作附顧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是覩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脣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五臣本作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

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濟曰危國謂吳也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

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人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

國富兵强

五臣作彊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善曰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銑曰脩兵仗也

脩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太善本作泰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南內野王縣北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誇之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五臣作流通樓船萬艘蘇勞則善本無則字千里相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　濬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摠名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日字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為舟剡木為檝　良曰黃帝刳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　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翰曰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不再也然主上

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銑曰眷眷廻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重也崇城遂五臣本作自卑文王退舍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向曰舍止也餘同上注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蹷然改容祇承往告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蹶然起謝賈稱臣奉漢約　良曰蹷然驚起貌言能驚起改尊居之容敬承所事之書告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善曰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翰曰同善注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善曰征東即石

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
有秣陵縣　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兖豫並州名征東將
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
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校燭日旌旗流星　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翰曰
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　游龍曜路歌吹盈
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
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
哉　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　士卒奔邁其
會如林　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　煙塵俱起震天駭
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　五臣本作焉　一旦身首橫分宗

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

夫治膏肓荒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　翰曰謬誤投歸也命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也則猶疾入骨髓雖若思療而無功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所去就也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寳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曰景真而書曰安

翰曰于寳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過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邙為登岳蓋取意而略文也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邙山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謡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臣本作逝背榮宴辭

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五臣本作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孫武庫車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　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善曰毛詩曰鶴鳴九皐　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貌九皐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貌阜山巔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宻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以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宻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宻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視衢通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劔也濟曰言北土

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劒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作舞字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㦃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衮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

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

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之艱謂經

過踏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銑曰飄颻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

也揔攬也前言謂經迴路涉沙也懸鞍懸車也後慮謂蘭苣傾頓之事戒懼也朝霞啓暉則身

疲於遄征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曰遐邁向曰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太陽戢曜則

情劬於夕惕善曰正歷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

勞惕驚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

也若迴顧影五臣本作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善曰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馳驅行役之人也言己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影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行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　翰曰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本作維字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人字之鄙願也善曰劉駒騄郡

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　銑曰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也　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鋒鉅靡加翅五臣本作六字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濟曰鉅鍔也言不加鋒鍔而六翮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怨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嵇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棲字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

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俛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翺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之貌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善本作惸惸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煢煢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貌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善曰毛詩曰各敬爾儀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恨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弃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傭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良曰燕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善曰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狥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悦漢紀曰令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善曰

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髇也股髀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 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翰曰沈溺迷惑猖狂蹶僵也言惑亂妄行至於此也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

物善曰鄭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勑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此善本無此字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不字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牒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善曰謝沈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

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揷地中皆為剚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朱鮪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鮪使降鮪以甞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昻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剚揷也刃翦鏃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善曰楚辭曰廻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繡殺兄子之罪哲

智也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能廻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攸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呑舟是漏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　翰曰謂法網之疏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塋松柏梧桐以識其墳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良曰悠悠憂傷之皃令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五臣本作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

奉疆場之任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䰟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益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帷帳也謀策謀也軺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歃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

將軍獨靦聽典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善曰毛詩曰有靦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銑曰靦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

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夫以慕容超之强五臣本作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髙晉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於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髙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字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北

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揜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燋爛　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益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羕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代宣武偽孽益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

街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頴漢書注曰羌胡名太師為首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　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酋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槀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善曰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鷰巢於幕之上濟曰魚游沸鼎鷰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燕之危飛幕軍幕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鷰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

愴悢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　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所以廉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悢悲恨也

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

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翰曰同善注

想早勵

思趙將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

良規自求多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善曰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濟同善注

夜郎滇（五臣作顛）**池解辮請職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簪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

多同又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略巴黔中蹻至滇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菖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辮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强猶强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

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桓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銑曰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方**善本無方字**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載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入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關中也**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濟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偪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春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孝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物緒言餘論蘊五臣作薀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薀藏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餘論皆薀藏而不傳於後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昧而其人已亡善曰楚辭曰芬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盇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青簡尚新而五臣本無而字宿草將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録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流貌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郄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翰曰隙穴也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絕也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

心折脅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濟同善注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荅書也

巽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良同善注

但懸劒空壠有恨如何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

而去　翰曰言今所荅亦猶懸劒於墓樹而已　餘同善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黄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簒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銑曰同善注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禄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以來皆不置博士歆欲并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入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

之道善曰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五臣本有二子卒五臣本作終而大義乖善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太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

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

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於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

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向曰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

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

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　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　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

后蒼賈誼爲訓詁受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善曰成一經也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令泰誓篇是也　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令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孫而無主　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章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欲以為宮而五臣本無而字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同善注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使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而未發孝成五臣本有皇字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

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傳字或間善本作脫編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洛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博問人間則善本有此有字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五臣無也字銑曰歎愍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

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五臣本作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古文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廱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父也廵狩謂勞賚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鈌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鈌非古文者挾謂帶意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
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抑

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立者謂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别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敎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名也文敎謂經敎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固因而不違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

衒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冀得廢遺令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心用力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於字士君子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翰曰猥頓也不誦絶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作試為五臣無為字古文舊

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所欲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為苟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濟曰同善注然孝皇五臣本作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善曰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

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良曰穀梁子名赤餘同善注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五臣本有與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令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

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善曰仕至詹事餘同向注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鍾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

靈二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為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灑脱落也度白雪五臣本作雲以方絜干青雲五臣本作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絜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脱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耳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　銑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豈有善本作期

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飜覆素絲也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濟曰參差不一也飜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

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識之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　良曰乍歎也言周顒歎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俗也貞正黷垢謬誑也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善曰尚生子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以來無人賞樂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謬聽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　銑曰周子謂彥倫也偶俗俗中之儁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善曰偶吹即齊竽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屐履　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竽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僭服

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善曰楚辭曰將馳騖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濟曰誘謂引誘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貌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禄也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横秋或歌善本作幽歎字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横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顒初至此一如至一談空空於釋部覈胡革玄玄於道流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百

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内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窽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隱於宕山能風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隷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向同善注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其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䰐䰘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持臂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　良曰紐繫綰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於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爲屬城言越衆城而爲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帙長殯五臣本作擯法筵久埋敲扑普木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孔傯惣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　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倥傯繁偪言道書講席久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猶今考第爲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濟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綸衆多之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

錄音録　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瞱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良曰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寵架之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善曰漢書曰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鍾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

青松落

陰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陰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五臣本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善作後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巷帶韜聲匿迹蘭蘭佩也　翰曰飈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弃也謂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繁也塵纓世事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善曰禮記曰凡訃於其君

之臣曰其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誚譏也言皆譏誚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賀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示談議之流 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栧 翊制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

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梢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棲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師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尚書曰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五臣本作於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黙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

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扃門也岫幌山窗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

藏歛淌霧使無聞見也來轑安轡謂周顥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絶之

於是叢條瞋膽疊頴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良曰條木枝也頴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顥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顥也謝去也又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文選卷四十三